

荒誕的「合法性交年齡」

前文談到，全球忽然颯起一陣揭發陳年「性侵犯」惡行的狂風。香港社會偏好跟風，但是「三分鐘熱度」後，一切又回復「正常」，大家冷漠如舊。

「性侵犯」這個說法，實在含糊其詞，對緩解問題完全沒有幫助。我們起碼要分辨強姦和非禮吧？否則所有討論都變得全無意義！

上文談到香港文化界「木乃伊」就將小時候老師的普通身體接觸說成被「性侵犯」。對不起！「木乃伊」先生的臉可不是「性器官」或「敏感部位」！然後那位「選美蕩女」終於確認自己是被人「非禮」，說是「性侵犯」就太過誤導了。

然後最讓等着看熱鬧的香港群眾感到沒趣的，卻是曾經勇敢地自揭被「性侵犯」的女運動員拒絕與警方合作，（截至今天筆者草此文的冬至日）仍不肯指證她的教練當年是怎樣「性侵犯」了她！當然，曾被強姦或非禮的婦女要重提舊事，可能真的要跨過許多心理障礙。不過，若最後是鳴鑼響道的來、偃旗息鼓的去，造成未審先判，對那呼之欲出的「疑似性侵犯者」似乎不甚公道。

法治這回事，還得要看證據。要預防婦女被強姦或非禮，當然要先教育群眾，讓大家都能正確分辨強姦與非禮等等的性罪行，不宜再用性侵犯來迷惑公眾。當然，我們現在只考慮日常用詞而不是精確的法律術語。強姦還要解釋嗎？要的！香港是個高度使用英語的社會，上過學香港人十之八九都知道強姦對應英語的「Rape」，但是二者真的完全對等嗎？不是的！按香港法律，只有男人強姦女人，

不存在女人強姦男人！這個大致是中國人社會的共同理解。但是在美國，女人是可以「Rape」男人的！例如成年的女老師勾引或脅迫未成年男學生一起做「夫妻」該做的房事，就可以控告女方「Rape」罪。在香港，類似的案件只能控告女方「非禮」男方。另一方面，香港法例又不承認十四周歲以下的男童有「能力」干犯「強姦罪」，結果就曾有女性真正地、實際地被一個不足十四周歲的男強姦了，結果只能控以「非禮」罪！

香港的性罪行法例以保障女性為主，這個有其歷史根源，畢竟人類社會向來以男人強姦、迫姦女人的多，反之則少。男人若與十六周歲以下的女童發生性行為，不論女方是否同意，男方都負刑責。換言之，法律否定了女童的性行為自主權，作為保護她們免受成年男人的強姦、誘姦、迫姦的權宜之計。所以，當有醫生鼓吹降低這個「女童的合法性交年齡」到例如十四、十二或更早時，那就可能基於兩個不同的原因。一是保護女童的「性交自主權」，二是為擴大「眾兄弟」勾引女童上床的合法範圍！

一法立則一弊生，法例只講女方年限，卻不管男方是老是少。曾經有一「奇妙」的個案，十三四歲的男女同學「偷吃禁果」，男孩被當成罪犯而女孩則是受害人。這男孩有感於既是「兩廂情願」，這樣對他就很不公平！原來十六周歲以下女童與任何人發生性行為都「合法」，犯法的是她的「性交對手」(Sex Partner)！是耶？非耶？中間有什麼「博弈藝術」在？誰在宣淫？請看下回分解！（《誰在宣淫？》之三）

參悟的快樂人生

最近一班朋友飯聚，席間有一位說了一句話：「我自三十歲以後，便再沒有試過不愉快！」這話一直在我腦際迴蕩，希望從今學習這心態。

這位朋友正值中年，曾任職傳媒高層，後擔任大機構公關，現開設顧問公司，是成功的大公關。我聽到他這句說話，以為聽錯了，請他多說一遍，俗語說：「佛也有火！」他竟能如此灑脫，問何以做到？

他笑說：「做人幹什麼要生氣？凡事退一步就可以快樂過日子。」「諸如太座和我有不同意見，靜下心來，隨她吧，即如政府的宣傳口號「贏了一場交，輸了一個家」又何苦呢？所以我什麼也隨她喜歡，她活得快樂，我的日子也輕鬆！」「與上司下屬朋友相處也如是，我的哲學是沒有必要讓自己不愉快，人生便舒泰！」

聽來輕鬆不過，但要做到又談何容易？而且要長期懷着這心態更是難之又難。日常生活遇到不順意的事、難以接受的行為，便自然地無名火起三千丈，頂上也生煙，控制不了啊，這就破戒了！

還有親人朋友離世，又豈能不傷心？尤其是看新聞，見國際間殘暴政權以黎民為芻狗；強國欺凌弱國戰火連天；難民流離失所；泯滅人性兇殺肢解……又怎能不恐懼和心酸？何能有愉快的心情？

對朋友的說話愈感遙不可及。但深想一層，有許多事情我們是無法以個人的力量去改變的，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改變自己的心態。人生已苦，我們需時刻警惕自己別在他人的傷口灑鹽，凡事以平常心對待。遇到難堪的事，有宗教的便心內頌禱；沒宗教的學習法國人愛說的一句：C'est la vie!（這就是人生）！

時刻懷着愉快的心境是超然的境界，我嘗試由保持平靜的心境做起！

■挪威畫家 Edvard Munch 在1893年名作《吶喊》表達了人恐懼與憂慮的情緒。



楚門的焦慮

半個月前，一名92年的女生帶領着她的視頻小團隊踢爆了某著名互聯網公司正偷偷上演真人版《楚門的世界》，引起輿論大嘩。經過雙方連番互怼，最後該公司宣稱「主動、永久關閉水滴直播平台」。然而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因為每一個楚門——也就是我們的焦慮有增無減。

被92年女生陳菲菲踢爆該公司旗下的水滴直播平台上，有着數不清的「無名」直播，但此直播並非人們心中以為那些當下流行的直播，而是來自於遍佈全國的該公司出品監控攝像頭。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只要登上水滴直播平台，就可以看到多個真實的餐館、酒店、健身房、游泳池、按摩館甚至內衣店，以及裡面人們的一舉一動，高清無碼。而這些本色出演的人們中的大多數，就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楚門一樣，是不知情的。

在陳菲菲的民間報道中，她按照水滴直播給出的定位信息，輕鬆找到了一處直播的「彈幕焦點」——是的，屏幕外的觀眾是可以一邊噙着瓜子窺探別人生活；一邊發着彈幕評頭品足的，甚至還可以打賞——對被觀眾們熱烈猜測議論為「和小三兒約會」的男女。當看到陳菲菲拿出的手機時，這對男女方才知道他們剛剛被圍觀了。更早些時候，《南方都市報》也做過水滴直播平台的調查，報道說平台上有一個名為「2014級高三（12）班」的直播台，全天候直播學生們的一舉一動，截至今年4月25日，有將近3萬人觀看，其中有一則評論說「這個班級我看了兩個月誰

和誰熟悉，誰和誰談不來，還有談戀愛的，我都知道。」

而這件事最讓人恐懼的地方並不是被偷拍了——是的，就如網友們指出，請不要再混淆概念了，所謂的「直播」根本就是偷拍——而是偷拍後來自社會和該公司的反應，這也是焦慮無法消除的原因。社會反應：隱私權？有那麼嚴重嗎？在公共場所哪來的隱私權？至於更進一步涉及未成年人隱私權的問題，比如上文被圍觀了3萬次的教室的校方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更理直氣壯地說：「上課學習哪有什麼隱私？」而該公司的反應：我們送幼兒園免費攝像頭，肯定觸動了一些傳統廠商的利益，這是黑公關的有意攻擊；這是商家選擇直播的，我們已經要求商家貼提示告示了，這事和我們沒關係。

在法理上，有一個概念叫「合理的隱私期待」或者叫「隱私預期」，講的就是人們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是安全和隱私的，比如用手擋住嘴部刷牙、和情人甜蜜吃飯、被裙子蓋住的腿，以及陌生人之間的公共距離等等，它們都處在公眾場所，但卻不容侵犯。至於未成年人隱私保護，那是更嚴苛的一個領域。在私權的認識和保護上，國人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由此，小狸想起了另一家科技公司的事：2008年，Google研製出新的人臉識別技術，把Google map街景服務中所拍到的全世界的每一名路人臉都打了馬賽克，打到今年，因為識別技術「太熱心」甚至連英國劍橋的牛都被打碼了，充分尊重了「牛權」。不得不說，這就是差距。

寂寞聖誕

首先，在此恭祝各位讀者們聖誕快樂，身體健康。寂寞聖誕這四個字好像有點兒悲傷，但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感覺，當然如果童年的我，每逢到這個萬世歡騰的佳節，總會想跟朋友及同學找一些點子去慶祝，而且可能因為年紀小的關係，這種不容錯過的大日子，就是好好去熱鬧一下。

但到了今天這個年紀，而且在娛樂圈工作的人，聖誕這個節日，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感覺，最好是在這一天有工作在身，就表示真的可以過一個開心的聖誕；因為很現實的，可以賺多一點錢。

今年的聖誕節同樣也在工作中度過，所以我已經提早跟要好的朋友先來了個慶祝。在聖誕節前一星期，其實我跟幾個朋友去了日本東京旅遊，那一邊就是到處可以見到很多漂亮的聖誕燈飾，拍拍照，吃一頓比較好的晚餐，就好像已經慶祝了聖誕節。雖然沒有火雞，沒有一些有關聖誕的食物，但也過了一個很愉快的旅程，這就是我給自己的聖誕禮物啦！

人大了，什麼節日也變得麻木，而且也覺得沒有必要刻意的去慶祝，但其中一個節日我便比較隆重其事，就是農曆新年，如果在農曆新年到過我家的朋友也會知道，整個家也變得紅撲撲起來，很多年花，很多新年食品。可能因為自己懷着傳統中國人的思想，這個中國人最大的節日，而且是新一年的開始，應該要來一個好好的開始，希望來年什麼事情也可以順利度過。

慶壽辰 說家史

而聖誕節對自己來說，其實是一個西方人的節日，雖然自己在西方國家成長及生活，也曾經很深深地感受到他們對這個節日的重視，但回到香港這麼多年，這種感覺已經慢慢退掉。我曾經也為聖誕節買了一棵高七尺的聖誕樹放在客廳的中央，還買了很多聖誕裝飾佈置家居，更邀請一些要好的朋友到家中舉行自助餐一起慶祝。

但前幾天，我突然問自己：「為什麼現在對於這個節日已經沒有什麼感覺，是我的年紀大了的原因，還是覺得現在的工作十分繁忙，已經沒有空餘的時間為這個節日作準備？」我相信是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吧。

因為在年尾的日子，接到了一個將會有很大滿足感的工作，自己要好好作準備，所以對於聖誕節更加沒有時間去安排如何慶祝，不過剛才對你們說，之前去了日本旅遊，其實已經間接地慶祝了聖誕節。對於我接下的新工作，下星期跟你們好好地分享，希望你們支持我這項新的工作。



■每逢聖誕，好多國家在街道都裝置了夢幻精美的燈飾，齊齊迎接這個普天同慶的聖誕節。

新華社

他們的畫室，我的畫桌

翻閱吉拉德·喬治斯·勒梅爾(Gerard-Georges Lemaire)的文字介紹，傑·克勞德·艾米爾(Jean-Claude Amiel)攝影的《歐洲藝術大師的家》，小標題為「打開門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窺探珍貴的生活痕跡」。好奇的讀者先被封面幾個掛在牆上，五顏六色形狀不一的調色板吸引，油畫畫架左右兩邊懸一頂捆黑色絲帶的帽子和一個白色人臉面具，幾個裝着顏色各異的大小玻璃杯在下邊，杯後立一個大調色盤，幾支畫筆。

旁邊一個有4層抽屜的大箱子，箱子面非作畫用，攔一瓶花、一個裝油畫用品的黑盤子、一個乳白色的無蓋水壺。拉開的分層抽屜沾着深淺的油畫顏料，裡邊插着不同大小，方向不一的畫筆，瓶瓶罐罐，應該是裝松節油和調色油或亞麻籽油的吧。深色地板擺着的繪畫器材，包括一個從前人們春辣椒，而畫家應是用來春顏色的石杵和石臼。

畫架前一張有扶手的椅子，沒人，有幾支畫筆。夠亮陽光從大玻璃窗口照射進室內，溫暖了有點凌亂卻亂中有序的畫室。充滿想像和自由奔放氣息的畫室，顯露畫家的作品風格。

這是安德瑞·德朗(Andre Derain)的鄉間房子。有人對安德瑞·德朗不熟悉，他和他的朋友毛爾萊斯·弗拉曼克(Maurice Vlaminck)以及亨利·馬諦斯(Henri Matisse)是野獸派的三個大佬。野獸派本是貶義詞，每一個新的流派出現時，都會受到排斥和惡評。1905年，這三個野獸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在「獨立沙龍」聯合展出，反應是「一片嘩然」。兩年以後，德朗受到塞尚的影響，繪畫風格轉向立體派。過後又受新古典主義影響。1920年代，他投入戲劇與舞蹈演出設計，獲得成功，名聲達到高峰。卻在這時候，他退出巴黎和上流社交圈，並與許多朋友及家人斷絕關係，隱居在香柏西一間鄉村房舍，住了15年。

封面照片的畫室，就是他偏僻鄉舍裡其中一個房間。在二樓的畫室有四扇窗子採光，難怪室內一片亮燦燦。後來他還把原本用來栽種橘子的一樓溫室，改建成繪畫大型畫作的畫室，1940年在這兒完成了他著名的「黃金時代」系列作品。

法國梧桐

我老是記得，特別是夏天的時候，我躺在北師大學生宿舍西北樓三樓317室的上層床上，窗外緊貼着高高的法國梧桐樹葉，肥大而招風，當夏日的風吹來，那樹葉便拍打着窗口，沙沙直響。

當時，那樹，還只及得上窗口，但一直在生長，等到我離開母校，多年後重返，但見那棵樹已經長得高過四樓，高到俯瞰大樓了。

於是，它便成了我青春夢的源泉，午夜夢迴，不知道有什麼，悄悄降落在法國梧桐樹上。

我一直以為這就是法國梧桐樹了，離開好多年之後，才知道，它其實學名叫「二球懸鈴木」，是由原產歐亞大陸的法桐和原產北美的美柯雜交培育而成；由於當時法租界首先引入這種樹，作為行道樹，所以在中國被稱為法國梧桐樹。這誤會未必美麗，但大家叫慣了，約定俗成，也就無所謂了。

在我的大學生活中，法國梧桐總是縈繞着

我，即使未必看得見，也總是盤桓在腦海中。從第一天報到開始，東門的法國梧桐便好像列成兩行縱隊似的，嘩啦啦立在那裡歡迎。入學之後，每當上課，也經過法國梧桐樹下。不能忘記，每晚，特別是秋天，夾着幾本書，和幾個同學從宿舍樓走向圖書館自習時，一面走着，一面傾聽踩在腳下那厚厚的梧桐落葉的沙聲響，一時之間，我的心會飄得很遠很遠。

這還不算，當雨紛紛落下，我聽着那雨點打在肥大的梧桐葉上的聲音，風夾着雨勢，那時，我似乎是站在後海附近一座大廈的暗影避雨，四周靜悄悄如夜深沉，只有我和我的影子作伴。風冷雨點不夜，遠遠似乎有歌聲。這時，我更加不能自己了。

本來，我對樹木認識頗少，因為在南長街的北京第六中學呆過，才對南長街的槐花樹感興趣，特別是當夏天，我在六中對過的五路公共汽車站等車的時候，那從槐樹上飄下的槐花，便會飄飄然，灑落我一身。後來好多年後，我

德朗並非許多人知道的畫家，但藝術評論家卡洛·卡拉(Carlo Carra)對他的評價卻高於畢卡索「也許，德朗比畢卡索更了解到，如果無法在當代精神中找到呼應，傳統也就喪失它所有的價值。儘管如此，他還是比畢卡索更高興、而且搖搖晃晃地站立在擬古派與學院派深坑的邊緣。」還有，他有一個最忠心的弟子，作品風格獨特而強烈，世人一見纖瘦如絲的雕塑作品，馬上便想起的阿爾伯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2016年3月上海余德耀美術館為賈科梅蒂主辦中國最大規模的回顧展。

看過德朗的作品，耿耿於懷為何他的名氣竟然比不上同是野獸派的馬蒂斯，比不上自己的弟子賈科梅蒂？在網上看到，2017年5月23日至11月23日，由杭州光達美術館和中國美術學院藝術現象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尋找遺失的秘密—德朗繪畫研究」在杭州光達美術館舉行。這是中國首次接觸安德烈·德朗。展覽除了德朗的作品，還有他的繪畫影響和研究他的文獻。受德朗影響的賈科梅蒂、巴爾蒂斯(Balthus)、阿維多爾、阿利卡(Avigdor Arikha)、森·山方(Sam Szafrana)和旅法華人藝術家司徒立等藝術家的代表作品也包括在內。這是一個比較完整地呈現了德朗脫離現代主義運動之後的藝術面貌，並重新探討和界定德朗的歷史地位和當代意義。

德朗為何受到忽略並不是主題，這篇文章主要是講畫室。德朗畫得這麼出色，是不是和畫室有關係呢？尤其是他擁有的居然不只一個畫室，另外有一個更大的房間供他作大畫之用。這真叫其他畫家羨慕妒忌恨呀！

每一個畫家都幻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創作空間，一如維吉尼亞·吳爾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在文章裡強調的「自己的房間」，那是書名，亦是內容。一本既像小說又很難說是小說的女人，她喚醒所有想要寫作(藝術創作)的女人都必須有自己的一點收入和獨立的房間。我可以想像靈感在自己的空間特別「身輕如燕」，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容易讓靈魂找到歸屬。

巧合的是在這本書裡也遇到維吉尼亞。文章是「布倫斯伯利文藝圈」(Bloomsbury Group)。由知識分子和作家組織起來的英國「布倫斯伯利文藝圈」的靈魂人物正是維吉尼亞。是她鼓勵妹妹凡妮莎·貝爾(Vanessa Bell)買下這棟房子供文藝圈朋友繪畫和創作以及聚會的。特別提起是因為波叔華曾經有一個感情很好的異性朋友，英國人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他正是凡妮莎·貝爾的兒子。這個藝術家沙龍裡有好幾個畫室，而朱利安的成長時光正是在不同的畫室裡受到不同藝術家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長成了一個詩人。

羨慕別人的畫室，因為今年年底即將主辦個展。為展出邀請年輕的平面設計師到家裡，從我的畫裡選擇一幅作為畫展請柬和宣傳布條。設計師看了我的畫，看了我畫畫的地方，她問「你的圖畫就在這個小畫桌上畫出來的？」她沒有注意的是中國畫在裝裱後要比原來的大。她看見的圖畫比我的畫桌還要大出許多。

我微笑點頭。一張畫桌再怎麼樣也無法和一間畫室相比，但是中國古人早給我送來安慰「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德朗曾說：「我們是秘密的探尋者。」這話說得彷彿所有的藝術家都是地下工作者。這裡的地下指的是心靈。人的肉體是外在的，大家都看得見，內心和腦海裡的想法卻像是埋在地下的活動，只有自己知道。畫家畫的，是心靈，是靈魂，而最無限大的正是我們的心靈和靈魂，再怎麼大的空間也容納不下。

每一個藝術創作者最重要的是作品。一個教授在十幾個學生來探望他的時候，拿出不同的咖啡杯，給每個學生選擇杯子喝咖啡，結果發現那些精緻華美的咖啡杯霎時間都被避光了，後來的學生只能拿樸素無華的沒上色沒畫花的杯子喝咖啡。教授說：「咖啡正如生活，精緻華美的咖啡杯是生活以外的奢侈品。我們總是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要的是咖啡，不是杯。」

藝術創作要看的是作品，不是畫室，或者畫桌。

翻閱《歐洲藝術大師的家》，看着他們空間寬大，佈置雅致的畫室，聯想到我作畫的畫桌。我不自卑，也不羨慕，能夠每天都在這張桌上作畫，這樣就很好。

有一次重走南長街，不知是不是因為正值秋天，竟不見槐花飄下，讓我有些莫名的悵惘。其實槐花落不落在我的身上，跟我並沒有大關係，絕對一點說，根本無所謂，細究起來，大約是我曾讀過一首詩，題目就是《槐花雨》的原因吧？

有智慧有毅力的人說，過去了就是過去了，如果糾纏在過去，人哪會有晴天？我很佩服這種智慧，只是各人情勢不同，未必能夠一概而論。春戀往昔，固然自傷，卻是記住青春，記住本心，如果忘卻過往，把一切抹掉，雖然輕鬆了，但也未必就是人生。就像我宿舍樓前那法國梧桐一樣，儘管隨着歲月流逝，已經不復當年模樣，可是，當年拂我的肥大枝葉，依舊如當年，連同那雨滴，濕濕拭在我心裡，永恒不褪。

回到現實，法國梧桐根深葉茂，一如當年我初遇的模樣，迎風如飛。我夢見，我在它下面乘涼，朦朧朦朧，在做仲夏夜之夢。